

一卷无法隐藏的中国乡村秘史

红树

M A N G R O V E

符兴全 著

告诉你一个中国乡村的女“曼德拉”！



02717223

天地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红树

符兴全 著

一卷无法隐藏的
中国乡村秘史

 天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树 / 符兴全著. — 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4.8
ISBN 978-7-5455-1121-5

I. ①红… II. ①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80002号

HONG SHU
符兴全 / 著

—— 阅读 · 成长 ——

出品人 罗文琦

选题策划 吴 鸿
责任编辑 吴 鸿 黄加毅
封面设计 叶 茂
制 作 最近文化
责任印制 桑 蓉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邮政编码: 610031)
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
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14年8月第一版
印 次 2014年8月第一次印刷
成品尺寸 170mm × 240mm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314千
定 价 36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1121-5

版权所有 ◆ 违者必究 ◆ 举报有奖

举报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 87735359 (营销部)
87734601 (市场部) 87734632 (综合业务部)
购书咨询热线: (028) 87734632 87738671

题 记:

红树，海泥中生长的常绿乔木，因汁液含
“红单宁”而得名，最宜群生群长，最能顶风
挡浪，于绵长的海滨形成壮阔的生态群落……

密如巨罩的红树林顶端，露出微微淡蓝。海莲摇着小船，静静地晃进了黑黝黝的红树林之中。

密密层层的红树根茎像一个巨大的竹笼罩，从水面直罩进海水深处，小船在根茎的空隙之间穿行。

晨曦从红树的枝叶间透进来了，看得见水的绿色、树的绿色了。晨曦染着树林间弥漫的迷雾，迷雾在红树间缭绕，红树在迷雾间浮现，橹拨水响的汩汩声在海莲耳边低吟。海莲被这眼前的光景陶醉了。她每次这么穿行的时候，都有一种陶醉漫于心间，她觉得这好像是她一生中最喜欢做的事情。

她因摇船，也因红树枝丫的缠绕，一直躬着身，但她窈窕的身段，还是尽显林间。晨曦照到她脸上了，漂亮的瓜子脸圆满而紧健，平顺的短发衬着满脸的桃红，水灵的眼睛闪出星星点点的亮光，她要找的地方，要找的人快到了。

那是她理想中的男人，她闭着眼也可以看到他那高瘦挺拔的身材，英俊的脸庞。特别是那挺拔油亮的鼻子，让她恨不得此时此刻就用她嫩红的双唇在上面啧啧地热吮，就好像她孩子吮吃她乳头那样。她不觉有点气喘，做了个深呼吸，她甚至有点闹不明白，她每次去找他的时候，都这样满心欢喜，是因为又能看到他呢，还是因为送去了有用的情报。

她今晨要找的“他”，是共产党地下县委书记苏林，她是给他送饭又送情报来了。还送什么呢？送人？她隐隐约约觉得，他也喜欢她的，每次见到她，他那笑容总是有点别样。这别样，只有她的心才能辨出来，说不定，他最高兴的，是她把她送到他面前呢。

这里的红树林，沿着海岸线绵延了四五十公里；从岸边向海里伸展，宽的地方上千米，窄的地方也有两三百米，浓浓密密一派翠色。而且，在海湾的中间，

在海水的环抱中，还有几片浓密翠绿的红树林，像海里翠绿的小岛。党的县委机关，就长驻在其中一座小岛上。而游击队则分布在沿岸的红树林里。日本人找不到，抓不着，而党的游击队，则常常给他们个出其不意，让他们在懵懵懂懂中丢盔弃甲。有一次，他们的小兵在尖岭村被村民打死了，他们派了一个小中队进村，把男女老少都赶到尖岭学堂里，在学堂内外堆满了干柴，学堂外面架起了机枪。干柴点燃了，学堂里面哭叫声大作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党的游击队从村子附近的红树林里钻出来，从日本人的背后迅猛冲杀，把这个小中队消灭了，救出了尖岭村的男女老少。日本人恼火了，用大量汽油泼到红树上，倒进海水里，放火烧红树林，但汽油尽了，火灭了，红树林还是密密麻麻。于是，又把海岸几十个村庄的人都赶去砍红树林，日本兵端着枪监督。但是，红树林是长在滩涂中，立在海水里的。而海水一天一涨潮，人们只能在落潮时，站在泥泞的滩涂中砍树。红树很坚韧，树根像大藤条，刀斧劈下去又弹起来，够不着力；树干像钢柱，砍伐时震得“虎口”欲裂，十几个人砍几天，都砍不倒一棵大红树。而且，这砍树是抓自己救命恩人的活，村民们尽是磨洋工。日本兵站在背后时，就用刀刃砍，日本兵走远了，就用刀背敲。一个多月下来，沿海一片狼藉，村民们都很痛心，但也只是砍了整个红树林的皮毛，根本破坏不了红树林的荫蔽作用。它依然是浓浓密密，浩浩荡荡，烟烟淼淼的气势，依然是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和游击队驻扎的天然屏障。日本人见“烧”“砍”红树林的两招不奏效，只好用老办法在岸边的山顶上建了个炮楼，日夜监视游击队在红树林里的活动。海莲今日送的信，就是这炮楼昨夜被游击队端掉的消息。

海莲是负责跟苏林联系的交通员。今年才二十出头，但孩子已经四岁了。家在这红树林边上的村庄里，村庄叫会龙村。村子里有五十多户人家，村子前面是红树林，后面是龙珠岭。岭上森林茂密，乱石嶙峋，山顶上有一块圆圆白白的花岗岩石头，远远看去，像一颗洁白的玉珠，龙珠岭因此而得名。海莲小时候常到山上来，爬到大石头顶上，看大海，看红树林，感到家乡多么美丽啊！她太爱自己的家乡了。她父母早逝，跟奶奶一起生活。因家中有些田产，经济有来源，从小有书读。她天资聪颖、个性活泼、热情开朗，读初中时，就是学校很活泼的校花。几次带着班上同学到集市上宣传抗日，把日本鬼的脑袋画在木头上，当场

用刀砍碎，以激发民众抗日热情。但在她初中刚毕业那年，奶奶就按她小时候“送槟榔”的订婚，做主让她跟附近东坡墟上的甫椿结了婚。日本人侵入海南岛那年，她生了个男孩，取名叫甫乔。孩子刚断奶，她就按捺不住抗日的热情，为红树林里的游击队跑联系，送衣送食送情报。甫椿是个图安静的人，很不习惯海莲的风风火火，跟海莲吵了一架，就负气去新加坡谋生了。海莲就把孩子抱回娘家，又跟奶奶住一起。孩子由奶奶和村里的嘉英大嫂帮忙带，她放下心来抗日，很快就加入了共产党。大家看她热情伶俐又有文化，就委派她做县委机关的交通员。从此，她就跟苏林一来二去交熟了，并且越来越想见面，发展到现在，不见面就心发慌，见了面就很愉悦。她知道自己这身上发生什么了，这血液里流动着什么了。

前面，看见几棵高大的海槿树了。海槿是红树中的一个品种，它树高冠大，枝叶浓绿，挺立在密密麻麻的正红树之中。海莲的父母是识字人，也许是很爱这红树中的佼佼者吧，给他们的女儿取名海莲，跟这树名完全同音。而正红树，当地人叫“加定”，是海滩涂中最普遍的红树，它们叶圆枝韧根似竹笼，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，群生群长地铺满了这里的海岸线，千百年来为这里的民众抵挡了台风和海潮，也给众多鱼、虾、螃蟹、蜂虫、飞鸟提供了荫蔽和栖息的场所。当然，更给当地民众增添了丰富的生活资源。如今，又成了让日本人心寒的抗日根据地。

船快靠近那几棵海槿树了，海槿树横着伸展的树枝交缠在一起，有好些伸展在密密叠叠的正红树之中。就在这些交缠的树枝上，搭着一间茅草屋。草屋被密密麻麻地遮掩在“海槿”和“加定”之中。海莲的心不由自主地跳起来，她的脸在漏进来的阳光照射下，红亮红亮的，她想见的人就要见到了。

海莲系好船，站在船上向草屋“叭叭叭”拍了三个响掌，一个爽朗的男中音从草屋里传出：“我知道了。”海莲一阵欢喜，提着一个竹篮子，跨上架在树枝上的几块木板，就迈进了草屋。

苏林坐在铺着鸽色棉布的草屋底板上，他正往搁在大腿上的笔记本上写字，背后是叠好的棉被和枕头。他抬起头，向海莲粲然一笑：“有什么好吃的？”

“有啦，大书记。”海莲与苏林很熟了，说话很随便。说着，从篮子里捧出两个土罐子来。苏林等不及海莲把土罐放好，就揭开了罐盖。一个土罐里，是几条煎熟的对虾和两只煮好的红膏大螃蟹；一个土罐里，是几根熟菜叶和满罐的白米干饭。

“哇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这么好的大餐呀。”苏林两眼放亮，看着海莲问。

“山顶那个炮楼，昨晚被我们拿掉了，三个人不肯投降，都被我们打死了。”

“就为这，给我做这么好的大餐吗？我半夜听到一阵枪响，就明白了。”苏林边应答着，边伸手抓起一条煎对虾，香味熏得他连动鼻翼，“好香呀，守着这么多红树林，我们几时吃到一只对虾呢？这些日本鬼，抗日胜利后，我们要痛痛快快吃个够！”他说着，咬了一口对虾，有滋有味地咀嚼着。

“这是嘉英大嫂特意为您做的饭，对虾、螃蟹都是她在红树林里抓的。她说，你们多打日本鬼，她多给你们做好饭吃。我送的很多饭，是她给做的。”

“她还帮你看孩子呢，你说过了。我也派张伟去看了她。这人好，是我们的中坚，以后还要有更多更多的嘉英大嫂，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。”

“会有的，书记大人。”海莲说着，从竹篮里拿起勺子、筷子和一个花瓷碗，用勺子往碗里为苏林舀饭。竹篮里还有一个花瓷碗。海莲盛好饭，看看底板上另一叠棉被，顺口问：“张伟去哪了？”

苏林接过饭，往口里扒了一大口，不经意地回答：“半夜里，我派他出去了，我们的游击队还埋伏在山上，防止敌人报复山上几个村庄。他去做些联络工作。”

“要回来吃饭吗？”说这话时，海莲的心突然又跳起来，声音里带点颤音，她多么希望，就这么长久地单独地跟苏林待在一起。

“不回来了，吃了饭，我们也离开，到东坡墟跟他接头。”

海莲听了苏林这么回答，心跳得更快了，她几次在梦中抱着苏林的情景，此时回到她的脑海中来。她专注地看着苏林吃饭，咀嚼虾、蟹。红润回到了苏林的脸上，那鼻头更加油亮了。

苏林吃饭时，不断地看着海莲说话，他觉得，海莲这时的眼睛充满着柔情

和期待，说话也由先前的随意开朗变得拘谨轻柔了。这时每每接触一下海莲的目光，苏林都感到有股热流涌向全身。苏林比海莲大五岁，今年二十六了，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单独地跟年轻女人在一起，而且是这么漂亮的女人，这么让自己一见就全身热血沸腾、细胞活跃、心脏狂跳的女人。柔和的阳光从草屋的小窗透进来，照在海莲丰润的脸上，那脸就像这早晨的太阳。这“太阳”衬着窗外翠绿油亮的红树，好看极了。苏林是琼崖中学高中生，读高二时就加入了共产党，不等毕业就离校参加抗日游击队。那窗外的绿叶，扇起了他埋在心间的诗情画意：在这远离人迹，海浪环绕的绿林之间，跟这么漂亮可心、志同道合的女人在一起，这不是只在小说、散文里才能遇到的吗？郁达夫的《迟桂花》，有我们此情此景美妙吗？想到此，他大胆地久久地注视海莲，海莲也欣喜地接受他的目光。他觉得他的嘴唇显着燥红，突然想到这饭菜没有汤水，他是否口干了？便柔声地问：“你口渴吗？”

“吃这么多煎虾和干饭，呵呵，有一点，但很好，全身来劲。”

海莲起身走到窗口，从窗外的海槿树上摘下一把海槿花，花色淡黄，花儿像手指头那么大，形状像小喇叭。她拈起一朵，伸到苏林的嘴边，轻声地说：“在花心吮一吮，出力，很清甜的。”

苏林接花，花很小，手指头碰到海莲的手指头上，心头动了一下，他把花伸进唇间，用力吸吮，有丝丝甜汁沾在舌尖上，觉得很凉，很甜。

他叹道：“是，清甜清甜的。”他很想海莲不断地给他递花，也很想不断地碰触海莲的手指头，他觉得海莲就是《迟桂花》中的翁莲，也是这么丰满，这么红润，这么青春气息横溢，也是结过婚的女人。郁达夫曾差点控制不住情感的闸门，自己能控制住吗？

海莲当然也很想不断地给他递花，更想他们的手指头不断触碰，还巴不得他把她的手捏着，给她更多温暖。苏林是坐着，她是站着，苏林不断地接花，不断地吮花，手指头频频地接触、磨搓，温暖不断地传递；她低着头看苏林吮花，那挺直的鼻子越发突出，那圆润的鼻头越发油亮，她恨不得俯下身捧着他的脸，像苏林吮花那样用嘴唇吸吮他的鼻头，吸吮、吸吮……那会多么痛快哇！她觉得几个指头都温暖起来，苏林真的捏住她的手了，苏林颤抖着喊了声：“海莲。”海

莲“嗯”了一下，就用力抱着苏林的头，就顺势俯下身，用温热的双唇舐着苏林的鼻尖，不顾一切地吸吮，边吸吮边呻吟着。苏林把她紧紧抱在怀里，苏林的力气很大，她觉得腰肢有点痛，但她的心则是情花怒放，痛快极了……

阳光照着广阔的红树林，海水绕着红树林掀起朵朵浪花，几群白鹭绕着树梢飞上飞下；风儿吹拂着红树的枝叶，小小的茅草屋，在风中加快着摇动……

海莲摇着小船，载着苏林晃出绿岛上的红树林了。苏林环视着海湾中平静的水面，两侧连绵铺展的红树林，海面上点缀着的翠绿小岛，还有那半空闪耀的太阳，飞翔的白鹭，他不禁雅兴漾然，久违的雅兴啊。他收回目光，注视着欢悦地摇着船的海莲，初阳照着她粉红的脸庞，红树、海水衬着她蓝底白花的衣裳，他仿佛进入了海上的世外桃源，人间仙境。他不禁想起了书上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说法。他虽没去过杭州，没逛过西湖，但他在书本上，图画上看过，他觉得，这不就是我们的海上西湖吗？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”苏东坡这诗情画意跟眼前的情景是何等相似啊！他再次衷情地瞄着海莲：海莲是那诗里的“西子”吗？是，她是这海上西湖的“西子”，是我的“西子”，他的心狂放起来，情不自禁地问海莲：“莲，”他下意识地把那“海”字去掉了，在他的感情深处，这是“莲”了，是他的“莲”了，“你觉得我们这里像哪个漂亮的地方？”

一个“莲”让海莲内心摇荡，情人的心是最细密、最相通的，他现在既是“书记”，也是她的“林”了，她眼馋地瞪着他，觉得他是天下最美的男人，于是回答说：“还有哪里比我们这更漂亮？”

“也许是吧，但由我们这，我想到杭州西湖。”

“啊，在学校时候读过，也听老师说过。”

“你记得苏东坡那首诗吗？写西湖的。”

“我背过，我想想，嗯，‘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……’”

“对了，下面呢？”

“下面……”海莲思索瞬间，苏林开口了：“欲把西湖比西子……”

“对了，”海莲加进来，两人同声诵道，“‘淡妆浓抹总相宜’，哈哈！”

两人快乐地放声欢笑起来。

“莲，”苏林更动情了，“你就是那西子。”

“我有她漂亮吗？”海莲翘起嘴，撒起娇来。

“比她还漂亮。”

“她有她的漂亮，我有我的漂亮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莲，我模仿苏东坡的诗，胡诌两句，你看对不对？”

“你念吧。”

“欲把海槎比海莲，挺拔婀娜总相宜”

“哈哈，我们胜利后，你当诗人去吧！”

“何止当诗人，我们要把这建设得像诗一样，让国内外的诗人都来这里吟唱，让我们这里也像西湖那么出名。”

“就该有这理想。”

“那当然，要不，我枉当这县委书记啦！”

“我差点把你这书记忘了。”

“那我我是谁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海莲向苏林斜勾了一眼，苏林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想去抱海莲。

海莲慌忙地说：“船晃了，快坐好。”

苏林坐回原处，海莲提醒他：“快进入岸边的红树林了，低头，小心。”

他俩的小船，在红树林里静静地穿行。快进入红树间的海沟了。穿过海沟可以在一个掩蔽的地方上岸，岸上有一条路，通向附近的东坡墟。东坡墟上没有日本兵，只有为日本人作伥的一营伪军，较好对付。因而，苏林他们常在那里聚散。

小船刚转入海沟，就看到岸上小路上来了一队伪军，约莫十几个人，他们如临大敌，东张西望。小船再向前已经不可能了，甚至往回摇也会被发现，即使丢下船，两个人一起钻进红树林，也会暴露目标，伪军如果包围过来，万一苏林被抓，损失就大了。海莲低声叫苏林赶快下船，她自己引开敌人；苏林还在犹豫，海莲催促说：“快点，我有办法。”

苏林悄悄下了水，很快钻进旁边的红树林里，海莲走到小船的另一头，背向

岸，顺着海沟把船往海里摇。

“停住，干什么的？”伪军发现海莲了，厉声发话。

海莲扭回头，亲昵地说：“大哥，依^①去信鱼^②的。”

“放屁，穿这么漂亮，去信鱼？谁相信。”

“依家有一口罾^③在前面。”

“把船摇回来，检查了再说。”

海莲看着放在船上的竹篮、土罐、碗筷，摸摸腰间的手枪，知道一旦让他们检查，就会彻底暴露身份和今早的行动了，他们就会怀疑其他同志。而且，苏林还在附近的红树林里，这么一暴露，他们肯定立即包围这一带，苏林更难脱身了。这时候，只有尽快把他们引开，弃卒保车了。于是她边摇船边扭头恳求着说：“大哥，依家老妈病了，正等着鱼吃，您就让依去抓回条鱼，再让您大哥检查吧。”

“放屁，快摇回来，不然，就开枪了。”

海莲只好慢吞吞地假装扭转船头。海沟很窄，船头难扭，她再次回头向岸上说：“大哥，您看这船头好难转呀，大哥别急，等依慢慢转。”海莲边扭船边察看身旁的红树林，看到跟苏林下水相反的方向，有一条较宽的水道从树隙间穿过，水道两边长着一排排高大的海欉树。海莲情急之中，把船扭进了这条林间水道，并沿着水道迅速往前划。水道是与岸线平行的，伪军顺着树枝和海水的响动，在岸上平行地追赶，边赶边吆喝，边开枪，子弹不时打在海欉树干上，发出“嗖嗖”的响声。海莲估计这样必定脱不了身了，扭头看看身后，估摸离苏林藏身的地方较远了，她放慢了划船，借着海欉和各种红树的遮掩，把竹篮、土罐和碗筷全丢进水里，这样，即使暴露了自己身份，他们也不会发觉还有别人，也就不会再做围剿了。她摸摸腰间的手枪，也想丢掉，但又舍不得，说不定紧急时还有用处，而且，自己这么逃走，身份已经暴露了。他们弄清了自己的身份，认为抓到了共产党，也会尽快收兵回营，这就为苏林脱身赢得了时间。这么打定了主

① 依：当地人晚辈对长辈、小辈对大辈的一种谦称，表示尊敬；有时也是长辈对晚辈的昵称，表示爱惜。

② 信鱼：查看渔情。

③ 罾：捕鱼的一种网具。形状像倒开的雨伞。

意，海莲几乎停止了划船。这时，岸上的伪军全部冲进了红树林，踏着泥水冲过来，冲到海莲的小船前，十几支枪全部对准了海莲。

东坡墟伪军抓到了共产党，而且货真价实，现场缴获手枪一支，全营官兵兴高采烈，宰羊杀猪庆贺一番。傍晚时分，司务长吴裕魁疲惫地回到炊事班宿舍。他和几个厨房伙夫同住一房，所不同的是他睡单床，几个伙夫睡连床。他刚往床上一坐，就听到两个伙计挤眉弄眼地议论：“哎呀，这个女共产党，长得真靓呀！啧啧，要能睡一夜，死都值了。”

“我看是死定，那嘴还很硬。”

“那太可惜了，她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她说她就是共产党，但今早，就是去抓鱼的，奶奶病了，孩子还小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

“抓不抓鱼说不准，有老有小倒是真的。她老公也是这东坡墟的，不满她跟老共四处打野，自己跑去新加坡了。全东坡墟谁不知道这海莲，读书时就到墟集上为老共说话，很嚣张的。”

“她在哪里被抓的？”

“在红树林里。”

“怎么还带枪？不会丢进水里吗？”

“这女共产党，不知死是啥样。竟然说，枪是打日本鬼的，舍不得丢，还说我们是中国人，应该跟她一起打日本鬼。”

“她太狡猾，我们的弟兄都不知被他老共打死多少了，还说要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？这里面八成有诡计，被她蒙了，我看，该死。”

“啧啧、啞啞，”第一个说话的伙计，不断地咂舌头抽凉气，表示着极端的惋惜，“要让我今夜睡上一觉，明天我都愿替她去死。”

“司务长，”第二个说话的伙计突然转脸对裕魁说，“你要能把她留下来做

老婆，那就好了。”

“哇，是呀，我怎么忘了这事了，你单身一人，四十出头了还是处男，你要出面，营长说不定会卖这个人情。”

裕魁从蚊帐顶上拿下毛巾和一条短裤，准备出去洗个澡，他边往外走边回答说：“想去刀刃上舔糖吗？咱没那才调。”两个伙计向裕魁做着鬼脸，望着裕魁矮墩的背影，迟拙的脚步，不屑地说：“你看他，跟武大郎差得了啥？若把那女人给他，也是替西门庆养的了。哈哈！”

裕魁提了两桶热水到洗澡房里洗澡，心里热热的。这时，那两个伙计的话，在他耳边响起来了。他连忙擦干了身，边穿衣服边想：“今天这块‘刀刃糖’，让我舔上也说不定。这个郝营长，我救过他的命，平时伺候他也好，还是去说了再算，不行等于不说，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。”他在为自己打气。想到这里，他把毛巾和换下的短裤先放在水桶里，不再回宿舍，而是直接向营长的住房走去。

郝营长是毗邻的琼东县人，细小的眼睛，圆圆的脸，平时对士兵还算客气。这时，刚听完副营长的审讯汇报，正一个人阴沉着脸坐在八仙桌旁，见裕魁进来了，他打起笑脸，指着桌子另一旁的一张椅子，叫他坐下。

裕魁寒暄了几句，然后涎着脸，向营长咧嘴笑了几笑，张了几次口，又说不出话来。

营长见他今天很异常，就温和地问他：“魁大哥，我们兄弟这么久了，你有什么事就说，别作难哦。”

“郝，郝营长，”裕魁今天出奇地紧张，平时有的兄弟被老共打，或被日寇打得头破血流，他帮着打理都没此刻这么紧张，“听说，那女共产党，很顽固，是吗？”

“对，胆子蛮大，公开承认是共产党，但屁事不说，一个人咬。”

“她不怕死吗？”

“我看她不怕。兄弟们都叫我就地枪毙。她在东坡墟名气太大了，杀一儆百，压压这妖气，也免得日本人老骂我们废物。”

“你决定了吗？”

“还没决定。我是这么想：她毕竟也是个女人，又不伤着我们弟兄，家里又有老奶奶和小男孩，如经我们手杀了，太作孽，还不如交给日本人，一来向他们邀个功，二来也算交代了，他们怎么处理是他们的事。”

“你说我们杀了作孽，那么交给日本人也是作孽，”裕魁见营长说到作孽，他的胆子大些了，“日本人下的刑更惨，最后也是杀的。”

“唔唔，”营长沉吟片刻，忽然问裕魁，“魁大哥，你今天突然来跟我谈这种事，很怪呀？有什么事吧？”

“郝兄弟，”裕魁套起近乎来，“我就说了吧，我穷苦出身，在海口无屋无土，兄弟几个，床都不够分，出来帮人家炒菜做饭混日子，得到你收留已经五年多了，我真感激你。”

“你说那么多客气话干吗？”

“再过几年就五十了。我至今还光棍一条，凭我这丑样，要找个正常的，不容易……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裕魁点点头。

郝营长愣在椅上出神，这可让他作难了。但眼前这老大哥也真可怜；而且那些跟他卖命的兄弟，被共产党杀了十几个，也被日本人枪毙了好几个，这个队伍结果会怎么样呢？自己又能有什么前途呢？又能给卖命的兄弟们带来什么好处呢？大家都很可怜啊。更何况，眼前这位大哥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啊！他记得大前年，他得了一次奇怪的重感冒，持续发烧，浑身觉得一阵寒一阵热，吃药不好，打针不好，服中药也不好，每到下午就太阳穴剧痛，额头发热，腰间发冷，胸口发闷。有位老中医见吃药打针都不出汗，不退烧，就开了一帖发汗猛药，这一帖服下去，烧更高了，头更痛了，胸更闷了，身子更冷了，而且，气也喘起来，他躺在床上昏昏沉沉，以为不被日本人打死，不被共产党打死，就要被病毒毒死了。就在这时，裕魁到他床前来，摸他额头又摸他胸口，问他是不是一阵冷一阵热，之后裕魁说：“我来试试。”过了一会儿，裕魁拿来一个剥了壳的热鸡蛋，贴在他额头上、胸口上来回转动，两处各转了几次，就剥开蛋白，看了看蛋黄，看到蛋黄上有星星点点的泡泡，就说：“是了，是毛痧。”就叫伙计杀鸡、摘鸡